

论军事教育的哲学思维

李小平¹, 李忆辛²

(1. 空军预警学院 教学考评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19;
2.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 其精华是哲学的思维。军事教育的哲学思维具有三种基本的特征: 一是立足战争起点的本质思辨, 二是依据战斗力标准的反思批判, 三是反观军事历史过程的动态审视。从当前军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现状来看, 军事教育哲学思维的现实运用, 有五条关键路径: 一是从“想法”到“思想”的层次飞跃, 二是从“教育”向“战争”的视野拓展, 三是从“事实”向“真相”的深入洞察, 四是从“数据”向“意义”的人文诠释, 五是从“经验”向“过程”的反向考察。

关键词: 哲学思维; 军事教育; 反思; 本质

中图分类号: E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20) 02-0005-07

On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Military Education

LI Xiao-ping¹, LI Yi-xin²

(1. *Teaching Evaluation Center, Air Force Early Warning Institute, Wuhan 430019, China;*
2. *Marxism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y, as the living soul of civilization, is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military education has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ne is the essential speculation based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war, the other is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the third is the dynamic examination of the process of military history.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re are five key paths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philosophy thinking. One is the leap from “idea” to “thought”, the other is the expansion of vision from “education” to “war”, the third is the insight from “fact” to “truth”, the fourth is the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from “data” to “meaning” and the fifth is the reverse investigation from “experience” to “process”.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ilitary education; reflection; essence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

家本领。”^[1]学哲学、用哲学,实质上就是要提升理论思维,核心是掌握哲学思维。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锻炼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

收稿日期: 2020-05-12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国防军事教育学科“十三五”规划教育部级课题(JYKYB2018007)

作者简介: 李小平(1963-),男,湖北孝感人。空军预警学院教学考评中心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军事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段。”^[2]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将发展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3]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随着战争形态变迁的加快和军队调整改革的全面深入,尤其是我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和院校整体格局的调整重塑,军事人才培养处于一个急速改革和转换期,军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迫切需要思维的提升和思想的引领。只有充分吸收哲学的智慧,提升军事教育的哲学思维水平,才能透过缤纷复杂的表象深入揭示军事教育的本质,实现真正的思想创新,破解现实困惑。

一、哲学与哲学思维

(一) 哲学的基本品性

哲学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虽然与其他学科门类并称,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哲学看待世界的“层次”“方式”“眼光”和目的不一样,它是以理性反思来追求事物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关注的是事实与价值的本质。例如,从科学家的角度说“吸烟有害健康”,这是现象层面的真理,因为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吸烟的确导致多种疾病或者疾病诱因。但是,这句话从哲学家的角度来说就是“吸‘毒’有害健康”,因为“吸烟”是现象,而“吸毒”(吸入尼古丁)才是本质,吸烟虽然是导致尼古丁吸入的主要原因,但毕竟只是“吸入尼古丁”的现象,不是“吸入尼古丁”本身。所以,“戒烟”是现象,“戒毒”才是本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不吸烟照样得病,因为不吸烟不一定就是不吸毒(被动吸烟)。正是由于哲学这种超越“实证、求真”而“反思、求本”的品性,因此可以将哲学视为一切科学、学科的最高概括,或者说是关于“科学的科学”、关于“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建本立极”^[4]的终极学问。从研究对象上看,哲学并不是针对某一领域,而是整个“存在”^[5];从知识形态上看,它是“形而上”的、“道”的学问形态。

(二) 哲学的精华是哲学思维

哲学虽然广博精深,但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言,最可贵的精华是它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指出:“真正说来,只有思维才配称作哲学的仪器和工具。”^[6]^[47]因此,我们常说一个人具有哲

学素养,最核心的是指他的哲学思维能力。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是要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因此,哲学不是知识体系,不是现成的“结论”和教条,而是“活的灵魂”,是知识体系背后的“认识方式”“发展脉络”和综合的“思想智慧”。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称之为“主义”,就是因为它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现象、领域的现成结论和教条,而是一种看待世界万事万物的思维方式。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认识和看待世界上一切事物,即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来分析问题、解释现实、深化实践。因此,仅仅是学习哲学知识、理论而不掌握其“活的灵魂”,也就是掌握哲学的思维方式方法,则充其量只能“套用”哲学概念来机械地解释具体问题,无法运用哲学思维来把握本质、深化实践,远远达不到“学哲学、用哲学”的真正目的。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哲学思维呢?概括来说就是将现实问题“哲学化”,而后运用哲学化的思想去指导现实实践。欧阳康教授认为,可以从不同方面离析出哲学思维的若干特点,但是“哲学思考本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意义的批判性审查和提升,是将非哲学的现实世界以哲学的方式转换为哲学的意义世界,并借助于哲学所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和概念范畴系统进行哲学层面的分析加工、阐发释义……”^[8]可见,哲学思维的关键是现实问题的“哲学化”提炼和加工,也就是要将一个表象层面的东西提升到哲学层面,按照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进行审视和批判。而这种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特点、不同表现,但也有共同的特征。

二、军事教育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

军事教育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实践活动,是战争准备的重要形式。从本质上讲,它是军事活动,具有军事本性,而从形态上讲,它又是教育活动,具有教育属性。军事规律、战争制胜机理是决定军事教育的牵引性规律,教育规律、人的发展机理是制约军事教育效能形成的制约性规

律。因此,军事教育的哲学,必然立足于“战争、教育、人”这几大要素的本质内涵与内在联系展开。从哲学的属性以及哲学思维的内涵来分析,尤其是从现实问题“哲学化”的性质、路径和形式等方面看,军事教育的哲学思维具有以下三种既符合哲学思维共性又体现军事教育哲学思维个性的基本特征。

(一) 立足战争起点的本质思辨

哲学思维的最基本特征是从本质的层面思辨。如果说科学主要是以实证的方式揭示事物的“真”的话,那么哲学并不是仅仅以“真”为目的,而是在“真”的基础上,以反思(思辨)的方式追究事物的“本”。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9]事物的本质,就是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终根源,是事物存在的最根本的依据,具有“内在性”和“稳定性”特点^[10]。

从本质的层面思辨,就是要剔除感性的现象因素,“追根刨底”“追问本质”,找出现象背后的依据、根源和终极价值。由于战争的突发性、应急性、不确定性等特性,作为战争准备活动的军事教育必须在复杂变幻的形势下保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这就决定了军事教育研究与实践必须更加注重从战争本质的层面思辨,透过“战争的迷雾”把握战争的本质需要和军事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

从战争本质的层面思辨,需要从有形的“军事现象观察”上升到无形的“军事教育洞察”。通常来说,眼前的、看得见的东西需要“观察”,而未来的、看不见的东西则需要“洞察”,即通过理性而不是感官去深入事物的内部、揭示事物的本质。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对人才的需求有很多隐性成分,影响军事人才培养的因素也有很多是“无形的”,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必须超越有形的“观察”,全面运用经验、理性、直觉等全方位能力去深入“洞察”。也就是说,要把握战争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人才培养的本质需求,发现军事教育的本质规律,揭示战争和人才培养的本质的、内在的、深层次的联系,就不能简单地“眼见为

实”,而要超越人类感官的局限,依靠深刻的理性、实践的智慧、深厚的经验积淀来无止境地追问。把握本质不是不要观察、实验,而是不能停留于观察、实验,不能简单地相信“观察、实验”结果。

从战争本质的层面思辨,还需要从“论证事实”上升到“创新概念”。这里所说的概念,不是一般性的“新名词”“新界定”,而是指事物本质的“信息表征”,是对事物本质属性和本质联系高度抽象的结果。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道:“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11]“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2]可见,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文学、宗教之处就在于,虽然它基于现实事实,但重点不是去论证现实事实,而是超越现实,以思想的形式、概念的层次来关注事实。随着战争形态不断从有形到无形、从物质域到认知域的转变,理论与思想创新越来越成为现实的战斗力,与之相适应,军事教育在战争中的职能作用、服务支撑机制也将发生根本改变。为了充分发挥军事教育在战争准备中的潜在价值和“后发优势”,军事教育必须克服“亦步亦趋”“就眼前谈眼前”的理论短视和定势,着眼战争发展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趋势,聚焦培养“未来的”战争制胜者,大力创新理论和概念,以思想的远见卓识来引领实践。

(二) 依据战斗力标准的反思批判

如何从本质层面思辨呢?这就要求以“反思”的方式批判。冯友兰指出,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思想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13]因此,所谓“反思”,就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的思考和思想,或者说是以自身为对象的“批判”,用黑格尔的话说,“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6]39}所以,哲学上说的这种反思是以思想而不是经验为对象,着重研究事物的“元命题”,是对人们的“思想根基”的审视。正是这个意义上,哲学可谓是“思想的思想”。

军事教育作为战争准备的活动,担负着“战斗力生产”的重大职能,“生成具有战斗力的人”是军事教育的核心目标,因而,它必然是一项实践性、探索性很强的活动,而战斗力标准是其根本的唯一标准。但是,由于战斗力标准的内涵与

形态随着战争变化处于不断的发展更新中,而担当人才战斗力生成的军事教育也处于不断的探索适应中,因此,两者的协调一致是在动态适应中进行的,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滞后甚至冲突。因此,军事教育必须对照战斗力标准,在深化实践中强化问题导向,从思想理论层面常态性地进行“反思”,在反思批判中动态适应战斗力标准。

以反思的方式批判,在思维层次上必须超越“表象”和“形式逻辑”的局限。“表象思维”是以经验表象作为思考的对象,以形式逻辑作为认识工具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14]因而,“表象思维”获得的仅仅是事物表象和表象之间的外在的、抽象规定性知识。这种知识只能是相对的、片面的、“不真的”的知识。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反思必须由依赖事物表象的思维方式提升到切入事物内容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要从以表象、知性为对象提高到以内在联系为对象,从依靠“形式逻辑”提高到依靠“辩证逻辑”。

以反思的方式批判,就是对思想前提的批判。哲学主要不是关注具体的思想构成,而是反思构成思想的前提。孙正聿教授认为,哲学的“反思”,并非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揭示隐匿于思想之中并强制性地规范人的思想活动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就是“思想的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15]。在军事教育中,有很多“不言而喻、习以为常”的陈旧观念和思想前提,这些“思想前提”在新时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如同“看不见的手”和“幕后的操纵者”,深层地规范着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以“反思”的方式批判,就是要反思“理所当然”的“常识”和“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揭示出“隐匿”于思想之中的那些过时的“前提”,并以哲学的批判方式“消解”已有“前提”的“逻辑强制性”,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促进思想创新。

以反思的方式批判,还必须超越历史的惯性思维。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军事教育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积淀和经验的惯性。

同时,军事人才的培养还具有人的活动所特有的“生态性”和教育的“周期律”,因而很容易产生某种程度的“传统惯性”“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只有依据时代的战斗力标准对固化的军事教育思想前提以及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反思批判,才能真正打破旧的思想观念,实现理论新发展和实践的新飞跃。

(三) 反观军事演进过程的动态审视

哲学从内容上讲“无所不包”,在深度上“无穷无尽”地追问本质,在方式上“反思批判”思想的前提,但是,这些主要强调了事物的内涵和本质,没有突出体现事物的变化过程,仅此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哲学思维的特征。因为,无论是从本质层面也好,以反思的方式也好,哲学都不是静态的分析,而是动态的、着眼于事物发展演进“过程”的审视。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6]哲学思维主要不是关注于静态的事物,而是动态的过程,因为只有动态的过程才能充分体现事物的全面本质。我军的军事教育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探索和近代高等教育的吸收借鉴,具有很强的“后发性”、历史性和本土性,无论是它的现状表征还是问题矛盾,都是历史演进、文化交融的产物,都不能静态地分析和判断。因此,必须从军事教育发生的源头、演进的过程、所处的特定背景和社会条件等方面去展开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本质时,就是从人脱离动物的历史动态过程中分析的。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视角说明:人的本质(与动物区分)就是在“一旦”发生“生产生活资料”这一行为时体现的。“生产生活资料”就是人的社会实践,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现实性上讲,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启示我们,人的本质(甚至一切本质问题)不是停留于静态地揭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从历史、变化的视角寻找“人成其为人”的根本。

用动态的眼光审视,还体现为一种“从后思索法”,是一种考察历史的逆向思维方式,即从“现在”反观“过去”。马克思还曾指出,“对人类

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8]具体来看,“从后思索”法从三个方面推导出了历史哲学的“实践特质”:即“从现在向过去”的时间逆向、从“原因向过去”的逻辑逆向、从“成熟向不成熟,充分向不充分”的发展逆向,以开放性的实践逻辑,使理论在不断“出场”的动态中保持生命力^[19]。

在军事教育领域,如果缺乏这种“动态的、反观历史的”哲学思维,则势必造成思维的局部化、机械化。军事教育作为一种军事实践现象,它的本质就是能使其成为“军事教育”而不是别的教育、成为“军事教育”而不是别的军事活动的“质的内在依据”。只有从用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它的起源、演进、发展,才能真正弄清其本质。军事教育最初是与作战训练融为一体的“军事活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一旦它与规范性教育活动相融合的时候,就形成了专门的“军事教育”。因此,研究军事教育问题,要注重研究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体制机制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发展?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在的模式,但现在的模式不是轻易改变的,是历史形成的,需要追索到它的动态发生的源头和复杂丰富的过程。无论是作为人才培养直接牵引的军事需求的把握,还是人才培养模式机制的改革,都要放在动态的战争实践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考察和审视。在现实中,“静态地”把握军事需求的思维局限,可以说是导致“院校教育滞后岗位需求”这一长期积弊的思维缘由;而不能“从历史的演进过程”看院校改革,也是导致院校转型重塑难以顺利落地和实质性推进的重要原因。

三、军事教育哲学思维的现实运用

当前,军事教育研究文献可谓众多,但是,真正能够揭示事物本质、解释实践现象、有效指导改革的文献十分稀少。很多的军事教育研究仅仅是就教育谈教育、就现象谈现象,出现众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成果”和改革“经验”,难以推进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深入。从近几年我军军事教育改革的论证情况看,军事教育理论研究对解决实践难题、深化改革实践的贡献率十分有限。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事教育研究与实践缺乏哲学思维而造成的。要实现军事教育理论的突破和实践的深入,必须真正将哲学思维运用于军事教育的具体研究和实践。结合当前军事教育实际,要重点循着以下几个关键路径寻求突破:

(一) 从“想法”到“思想”的层次飞跃

从军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现状看,时下一些院校“教育理念、办学思想”的“雷同”“口号化”较为普遍,明显缺乏独立的思考和个性化的实践提炼。有的所谓“思想”,更像是一些主观的“意见、想法”,或是人云亦云的“要求、原则”,甚至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从笔者参与教学评价工作的调查研究看,一些学者或院校提出的“办学思想”,要么是上级文件的简单照搬,要么只是零散的、有感而发的“意见”,或是平淡机械的“所思所想”“大话套话”,达不到思想的深度和层次。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哲学思维的表现。哲学是思想的反思、是超越性的思考,是思想形成的关键。没有哲学的审视,所谓的“思想”就会停留于一般性的“感觉、印象、念头、想法、意见”层次,而不会成为真正的思想,即“基于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20]。正是由于哲学思维具有反思性、洞察性,因而,一般性的“想法、意见”只有经由哲学思维的加工提炼,才能成为具有个性和创新性的“思想”。黑格尔认为:“意见”只与事物有关,而“思想”触及本质,“真实的思想不就是关于事物的意见,而是事物本身的概念。”^[21]可见,要实现从“想法”到“思想”的层次飞跃,就必须加强哲学思维,必须深化理性思考,深化实践提炼,在不断的反思、批判、洞察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校本化、个性化“洞见”。

(二) 从“教育”向“战争”的视野拓展

从本质层面思考问题,就军事教育而言,就是要从战争的深刻内涵和深层机理中认识军事教育问题。从军事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看,战争是军事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源头起点,战争规律必然决定军事人力资源规律,从而也决定军事教育规律。只有将军事教育问题拓展到战争的宏观视野,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军事教育。

从教育的视野向战争视野的拓展是全方位的。首先,必须深度挖掘“学科知识”的战争价值。

知识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材料”^[22]，因而，挖掘知识的战争价值是拓展战争视野的基础。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的直接军事应用价值，更要从思维、品质、人格等因素与战争的深度联系中挖掘知识的深层次的战争价值。其次，必须深入把握“战争”“教育”“人”三者的本质联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提出了“为战育人”，这是军事教育的核心指向，它全面揭示了三者的内在本质联系，我们必须深入把握其内在逻辑，尤其是要从本质上揭示“为战育人”中“育人”这一价值逻辑、“为战”这一关系逻辑、“以战领教”这一活动逻辑。第三，必须深刻认识信息时代院校的战斗属性。按照战争形态的变迁，深刻把握院校教育对战斗力提升的直接作用和直接贡献，深刻揭示育人、教学过程与战斗力生成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转化机制、院校体系与作战力量体系的逻辑支撑关系、院校对部队的适应性和超越性等。第四，必须深层分析“教育”与“实战”的辩证关系。深层次分析“军事教育”与“实战”的内在一致性和外在差异性，从“实战化”的“不确定性”“未来性”等本质特征来把握“教育”与“实战”的有机一体性和辩证一体性。

(三) 从“事实”向“真相”的深入洞察

哲学思维尽管注重“眼见为实”，但更重要的是要超越“眼见为实”实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在军事教育现实中就体现从“事实”向“真相”的深入洞察。在军事教育研究与实践中，“摆事实、讲道理”是我们工作中的“圣经”，但是，如果仅仅是现象层面的“事实”，也只能作为分析的参考和提示。眼见为“实”，但是，眼见不为“本”，不一定是“真相”。

由于军事教育的核心行为是人的培养，具有很强的生态性、内在性和周期性，在这个复杂过程中所呈现的众多“事实”，有些反映了内在的本质，但也有很多往往是“眼前的”、表面的表象，不能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质。例如，在调查研究中我们通常看到的“痕迹主义”“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就是明显的表象，掩盖了事物的真相。再如，关于“实战化训练”，一些“实案化”“实弹化”的“事实”，也不能揭示实战化训练的真相，需要透过这些表象，从实战化的本质出发来深入洞察。还有诸如“高学历人才在基层部队究竟有没有用”“基础理论对战斗力的形成有没有作用”“部队岗位需求是否体现到了课程内容”等等问

题，都不是简单的“事实”所能回答的，必须深入事物的内部去寻求本质真相。

既然“事实”不一定是“真相”，那么，在军事教育中如何通过洞察而从“事实”来探寻“真相”呢？这就必须从“事实”背后更深层次的背景、过程、因素来把握其发生源头、演进过程、形成机理。一是要对某一时段的“事实”进行全过程分析，追索其源头，理清其过程，不能静止地只看“一时一事”；二是要对某一方面的“事实”进行多方位分析，从不同角度弄清其影响要素和内在联系，不能只从某一方面来判断事实；三是要对偶然的“事实”进行机理性分析，揭示事实的发生发展规律，在事实的偶然表现中揭示其必然的发生机理。

(四) 从“数据”向“意义”的人文诠释

“用数据说话”已成为我们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教条”。但是，数据作为事实痕迹的“公共纪录”^[23]，仅仅是现象，而且是数据化的客观现象，如果不从本质的层面分析其内在意义，就必然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走向认识的误区。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世界”以及世界3“人类精神的产物的世界”等三个世界。实际上，这三个世界体现为三种属性的事实：即客观性的事实、主观性的事实和既有客观属性又有主观属性的事实。其中，世界3是最为复杂的世界，因为“属于内容意义上的思想，与思想过程意义上的思想不同，它既不是物理客体的世界，即第一世界，也不是主观经验的世界，即第二世界，而是一个特殊世界。”^[24]军事教育是一种复杂的军事实践活动，其中的很多事实都是与人的心理、精神等主观因素相联系的，都必然会“介入”^[25]主观性的价值引导、判断甚至“情怀”，具有主客双重属性，属于波普尔所说的“第二、三世界”。因此，由这些事实所获得的相应数据仅仅反映出事物的部分客观量化属性，不能反映出事实的全部属性，更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真正科学地“用数据说话”，就必须透过数据来“解释”出其中的完整意义。

“解释”数据的完整意义，需要对军事教育数据的来源主体、产生渠道、主客属性等进行全方位反思审视，尤其是对涉及主观因素的数据，例如，调查问卷、访谈所获得的关于主观认识、感受、体验、评价等方面的主观性数据，必须运用

定量与定性、认知与体验、科学与人文的综合方法来分析解释,防止出现“数据主客观混淆”“数据解释随意化”“模糊性变量离散化”等误区^[26]。只有真正做到准确把握数据的主客属性、深入挖掘数据的内在联系、全面还原数据的丰富蕴含、精准规范数据的处理方法,才能全面科学地“解释”数据背后的真正意义。

(五) 从“经验结果”向“经验过程”的反向考察

军事教育的经验借鉴是实践中常见的,包括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学习地方高等教育的经验,或者是学习好的同行的经验,这已成为军事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实践中所面对的“经验”究竟是什么?这里,“经验”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结果性”的经验,这一类“经验”往往是完整经验的最后部分和最后环节,是经验的后期“表象”,或者是经过整理的、包装的经验成果,甚至是理想化的“范本”;另一种是“过程性”的经验,是关于经验形成的“原汁原味”的事实,包括经验形成的源头、背景、过程以及结果等。其实,我们在现实中所获得的往往都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结果性”经验,很少、很难获得第二种意义的“过程性”经验。而真正对我们有启发、能为我们学习的,恰恰是“经验的过程”而不是“经验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借鉴的,是潜在的“过程性”经验,是经验结果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真实的过程经历和体验。学习他人经验,根本上讲是学习研究他人解决自身矛盾困境的复杂过程,以及适应其特定文化基因、经济政治基础、教育环境的内在轨迹。因此,学习他人经验,说到底,就是需要哲学的思维,就是要超越经验的结果和表象,从结果来反向考察潜在的过程,进而从本质层面把握经验形成的内在逻辑。

同类事物的表象自然是各异的,但是在其本质层面上是具有共性的。无论是外军的经验,还是地方高等教育或是我军同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取得,往往是自身“本土化”“个性化”的探索所致,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基因,其表象的、看得见的结果往往是无法复制、照搬和移植的,必须结合自身的国情军情、社会背景、历史传统、现实条件等因素,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吸收。无论是美军的“教官制”,还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这些经验的表象结果,即“做

法”“程序”“规范”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照搬则必然“水土不服”,因为这些经验形成的过程、背景是极其复杂的,都无不打上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因此,只有通过先进经验的结果去反向考察经验形成的丰富过程,才能够体验、感受和全面掌握经验蕴含着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特征,这种内在机理和本质特征是具有共性的,是真正可供我们学习借鉴、能为我们充分吸收和产生效益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求是,2020(2):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7.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 [4] 肖篱父.熊十力全集:第8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321.
- [5] [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3.
- [6]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7.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7.
- [8] 倪勇.哲学思维方式及其特点讨论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26.
-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01,273.
- [10] 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48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
-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台湾:蓝灯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93:3.
- [1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1.
- [15] 孙正聿.思想的前提批判与哲学的基本问题[J].上海:哲学分析,2015(6):42.
- [1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4.